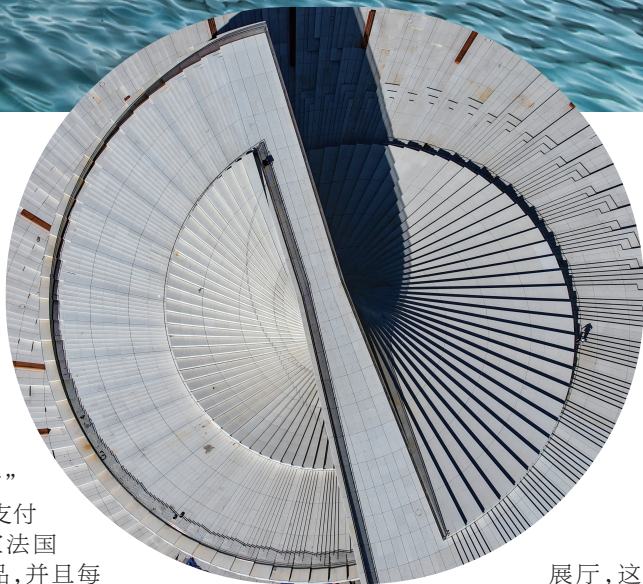


“都市绿洲”的多种可能



▲卢浮宫阿布扎比标志性的穹顶结构。
▶上海大剧院主体建筑年底即将竣工。

视觉中国供图
张海峰 摄



再过几天,以“中国扇”为造型的上海大剧院主体建筑即将竣工。

全球化与城市化深度融合的进程中,许多地方的地标性文化建筑已超越单纯的功能载体属性,成为以多元创新拓展文化传播边界、驱动区域发展的“都市绿洲”。

本报记者 彭德倩

当下,城市地标性文化建筑(如博物馆、歌剧院)设计的核心价值已发生转变,从聚焦于“纪念性”和“展示性”,到更强调“公共性”与“交互性”。

现代地标不再仅仅是孤立的视觉奇观,而是致力于成为“城市客厅”和“社交发生器”。它们通过开放公共空间、模糊室内外界限,不仅提供文化消费,更提供情感连接和公共生活空间,这是从“以物为本”向“以人为本”的价值回归。

高速公路桥穿过博物馆

在西班牙北部工业城市毕尔巴鄂,弗兰克·盖里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以一场建筑形态的革命,带动了整座城市的涅槃重生。这座1997年



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

视觉中国供图

开放的博物馆,不仅重新定义了当代博物馆的建筑语言,更创造了著名的“毕尔巴鄂效应”——成为文化建筑驱动城市转型的全球标杆,使这座曾经濒临衰退的工业城市在2018年获评“欧洲最佳城市”。

设计师摒弃了传统建筑的直线与平面,创造出完全由流动曲面构成的建筑形态,其中最具标志性的钛合金表皮仅0.4毫米厚,既呼应了毕尔巴鄂悠久的造船工业传统,又能在西班牙的阳光下呈现出金属流动般的质感。建筑内部以50米高的玻璃中庭为核心,通过弧形坡道、悬索桥和错落有致的平台连接19个展厅,彻底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的线性参观流线,构建出“无轴线自由叙事”的空间体验。尤为独特的是,博物馆的部分建筑被城市高速公路桥穿过,这种建筑与基础设施的有机融合,打破了文化建筑与城市生活的隔阂,成为城市肌理的自然组成部分。

博物馆的成功同样源于其与城

市发展的深度协同。毕尔巴鄂市政府以博物馆建设为契机,同步启动内维翁河岸改造工程,邀请圣地亚哥·卡拉特拉瓦设计白桥、诺曼·福斯特设计地铁站,形成了由明星建筑师作品构成的“建筑明星矩阵”,共同提升城市空间品质。这种“文化+城市规划”的联动模式,使博物馆自开放以来年均吸引超过百万游客,直接带动城市旅游业收入增长3倍。

在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刘勇教授看来,新时代地标性文化建筑的创新设计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,主要源于各地对城市历史语境的处理方式不同。

欧洲倾向于“新旧共生”与“文脉织补”。例如德国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,是在旧仓库底座上生长出的“水晶体”建筑,创新中带着对历史的敬畏。

北美则更侧重于“技术理性”与“机构扩张”,设计往往强调高效的功能组织和强烈的雕塑感,如洛杉矶的布罗德博物馆。

东亚,尤其中国,作为快速城市化地区的代表,往往追求宏大的叙事结构和极具冲击力的“意象隐喻”。

以“时间线叙事”打破文明区隔

在阿布扎比萨迪亚特岛的海岸线上,一座被海水环绕的白色建筑群静立其间,180米直径的巨型穹顶如悬浮的星空,将阳光筛成流动的“光之雨”——这便是卢浮宫阿布扎比。它并非巴黎卢浮宫的复制品,而是在沙漠与海洋的交汇处书写文化融合的新叙事,去年创下140万人次的参观纪录。

卢浮宫阿布扎比的设计核心亮点当属标志性的穹顶结构,这个重量堪比埃菲尔铁塔(约7500吨)的金属穹顶,由7850颗大小各异的不锈钢“星星”构成,通过8层叠加的几何排布形成精密纹理。当阳光穿透穹顶的穿孔,地面便会浮现随时间流转的光斑,如同阿拉伯棕榈树荫的自然投影。设计师将这一效

果命名为“光之雨”,既呼应了当地气候对遮阳的需求,又象征着知识与文明的传播。

阿联酋以4亿欧元获得“卢浮宫”名称使用权,每年支付1.5亿欧元向17家法国文化机构租借藏品,并且每年投入4000万欧元扩充自有馆藏。这种“资源共享+本土培育”的模式,既保证了开馆即拥有600件展品的高起点(300件永久馆藏+300件租借展品),又通过持续收购构建独特收藏体系。

同时,展览运营以“时间线叙事”打破文明区隔,12个主题展厅按历史脉络将不同地域的艺术品并置——古印度湿婆雕像旁陈列着欧洲宗教画作,中国陶瓷与伊斯兰纹饰作品相邻展出,这种策展逻辑让观众直观感受人类文明的共性与交融。2024年推出的“后印象派:超越表象”特展吸引了17.5万观众。

为出租车司机办专场导览

从工业遗迹到年均接待超600万人次的文化胜地,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用二十余年实践,完成了工业遗产与艺术活力的成功融合。

泰特现代的设计核心是“最少干预”原则,即在保留工业建筑原有肌理的基础上,植入当代艺术所需的功能空间。这座始建于1947年的班克赛德发电站,曾是伦敦工业时代的象征,改造时建筑师刻意保留了粗犷的混凝土结构、巨大的涡轮机房和标志性的99米高烟囱,仅通过空间重构与细节优化实现功能转型。

建筑主体的改造亮点集中在核心空间的再利用。原发电站的涡轮大厅被完整保留,这个高35米、长152米的无柱空间,成为泰特现代最具辨识度的“艺术容器”。不同于传统美术馆的封闭

展厅,这里以开阔的尺度承载大型装置艺术,从布

尔乔亚的巨型蜘蛛雕塑到埃利亚松的光影装置,艺术家们借助工业空间的力量感,创造出震撼的视觉体验。

为解决采光问题,建筑师在屋顶增设了标志性的“光带”结构,由344块玻璃组成的天窗系统,使自然光均匀洒入展厅,既满足艺术作品的照明需求,又呼应了发电站曾作为“能源中心”的历史身份。

“让艺术面向所有人”是贯穿泰特现代运营的理念。开馆之初,馆方便打破“美术馆只为精英服务”的刻板印象,推出系列举措降低公众接触艺术的门槛。首年预计200万人次的参观目标,最终达到500万人次,印证了其运营模式的成功。

在公众参与方面,泰特现代开创了多元包容的互动模式。从开馆初期专为伦敦出租车司机举办的专场导览,到2018年推出的“员工艺术展”,让从事会员招募、安保等工作的员工展示个人创作,美术馆用实际行动证明“艺术创作与欣赏无关身份”。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,馆方设计了分层教育项目:为青少年提供免费艺术工作坊,为老年人开设艺术疗愈课程,甚至为残障人士定制触觉导览,让艺术真正覆盖所有人群。

其中,涡轮大厅的年度委任项目更是亮点,馆方每年邀请全球知名艺术家创作大型装置,2024年安尼卡·易的“需氧微生物”装置便以飘浮的氦气球为载体,融合气味、科技与生态议题,通过模拟生物飞行轨迹与观众互动,使艺术成为探讨社会议题的媒介。

新视野

从“象形”描摹走向“意象”转译

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
建筑系主任、教授 刘 勇

近10年来,得益于参数化设计和数字建造技术的成熟,全球地标性文化建筑设计摆脱了欧几里得几何的束缚,向着更具流动性、仿生性和非线性性的“有机形态”演变。

不过,也有设计方案引发争议,比如有的被质疑“形式大于内容”,有的因实用性不足遭到诟病。争议的核心矛盾在于奇观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的错位。一些文化建筑项目往往过于追求视觉上的震撼和奇异,以希博取流量和眼球。当建筑被异化为巨大的雕塑,而忽视了其作为“容器”服务于人、服务于展陈的基本属性时,矛盾便不可避免。

公众审美与专业视角的差异同样是争议的重要原因。设计师不应傲慢地无视公众,也不应一味地媚俗迎合。平衡的关键在于“转译”与“多维表达”。优秀的建筑师应该像翻译家一样,将晦涩的专业理念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空间语言,通过更通俗易懂的叙事方式,向公众阐释设计背后的逻辑,同时在设计初期引入公众参与机制,让建筑在使用层面上真正回应市民需求。

与此同时,地标性文化建筑作为区域发展的“引擎”,不应成为一座封闭的孤岛,而应成为激活周边的触媒。

在设计风格上,它应当与周边区域建立一种“和而不同”的对话关系,既要通过独特的形象提升区域的识别度和土地价值,又要在底层空间上与城市街道、交通枢纽、商业设施实现无缝对接。

例如,法国的蓬皮杜艺术中心,虽然其高技派风格与周边的巴黎老城形成强烈反差,但它面前巨大的缓坡广场全天候向市民开放,彻底激活了原本衰败的玛莱区,带动了周边的餐饮、画廊和创意产业。

对于中国未来的地标性文化建筑设计,我认为首先应从具象的“象形”描摹,走向深层的“意象”转译。我们应避免简单将具象的传统形式直接放大成建筑,真正的中国特色应更多地体现在对中国传统空间观(如古典园林的游走体验、虚实相生等)、自然观以及材料哲学的现代转译上。

其次是关注“在地性”与“日常性”。切忌盲目照搬西方的形式语言,而应深入研究当地的气候特征、生活方式和城市肌理,用最现代的技术语言,讲述属于这片土地的文化故事。



越洋漫笔

■程国政

为了研究需要,我在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同行埃里希的带领下,造访陶伯河上游小镇罗滕堡,正逢镇上一户人家在政府指导下修缮自家有着500多年历史的老屋,有幸目睹。

罗滕堡素有“中世纪明珠”的美誉,这里多的是几百岁的桁架结构的民居,对其保护、修缮历来是镇上大事。

小镇所在的巴伐利亚州法律规定,古建筑所有者不得擅自更改外观,须上报文物保护部门并获批后方可改建。改建过程中,文物保护部门还会提供专业咨询、监督管理等服务,以确保技术、建筑材料运用等正确、规范。埃里希此行,正是担当这份监督的职责。

镇上这户人家的房屋地处步云莱附近的一条弯弯小路边,陡峭的红瓦顶呈夸张的锐角三角形,尖角的顶只有30度左右,埃里希告诉我,罗滕

堡冬天寒冷、雪量大,这样的屋顶,积雪存不住,房屋才更安全。

我们刚到现场,一位50多岁的男子就迎上前,先跟埃里希打个招呼,随后朝我们笑开,大约他事先被埃里希告知此事了。“亚当,这是我的中国同事,他们对我们的老屋修缮保护很感兴趣。”埃里希寒暄着,把我们介绍给了屋主亚当。

老屋含尖顶共四层,一、二、三层为起居室、卧室等,阁楼上则是粮仓、保险柜及孩子们玩耍的场所。

埃里希介绍,遍布德国的木桁架建筑,外墙基本呈几何格子模样,只是形状各不一样,绝不雷同。大家想法差不多:木头横向、竖向、斜向,甚至交叉……与众不同就是美。这些裸露在外的木构件成了整座房屋的框架,如同人体的骨骼,分散承重、防止建筑变形,且有一定的抗震作用。木桁架房屋的骨架一般用橡树或冷杉制作,这两种树木木质坚硬,树干笔直,便于加工。木框架的空当里充以

黏土,黏土中还会掺入软木条、藤条等,以增强泥坯的韧性,有经济实力的人家还会加入砖瓦。

老屋门前,亚当正在制作木桁架。“政府规定,老屋哪里坏了就更换哪里,其他地方不能动。”埃里希介绍。说话间,亚当正在料理一根粗大的直木,他要按照墙上那腐烂木头的尺寸,切割一段新木填补上去。

“现在还用铆钉的民居修复也不常见了,亚当的祖上是小镇上的老木匠,他的手艺是家传的。”埃里希说。

亚当确实很熟练,他先与儿子汉斯抬起3米长的原木,放到工作台上,俯下身用手比画了一下,开动电动工具,“嗞——”一声在木头约3/5处划开一道口子,接着又在右边七八厘米处重复一遍,然后拿起锉刀稍加锉磨,一个宽宽的槽就做好了……如此循环往复,一个个X形结构的用以填充修复的新部件便完成了。

抽空,埃里希带我参观小镇。老街上的老屋有的在桁架上出奇,有的在颜色上翻新,有的则把墙当成了画廊,木头纵横于墙面,弯着折着游走着,编就了一只只圆形的灯笼、一个个伸臂摆腿的舞者、一羽羽振翅欲飞的鸽子。

他说:“这些民居都是传了几代甚至数十代的老房子,罗滕堡没有受到战争太大的破坏,这里的居民尤其珍惜祖先的遗产,他们也很配合政府的保护措施,每当我们来检查时,他们都认真配合,因此,这些老房子目前的健康状态都很不错。”

过了几天,到了亚当换屋顶瓦片的日子,我们又来了。一大早阳光很好。一片片A4纸大小的红瓦堆在屋前,虽然瓦也有扣儿,但因为屋顶坡度太大,仅靠瓦片自身的扣合力很容易掉落。屋顶上的亚当借助高高的升降架倚着陡峭的屋顶,挥着扁扁尖尖的小镐,啄木鸟般点、砸、切、削,不一会儿一块适合屋顶位置的瓦片就打



罗滕堡即景

作者供图

制好了,之后便是层层叠压垒砌。在早晨的阳光里,他动作娴熟,韵律感十足。

埃里希说,这就是小镇居民的日

常,他们的生活条件跟城里的差不多且环境更好,因此倍加爱惜这里的一切,于是这颗“中世纪明珠”便被擦拭得愈加明亮了。